

逸周書補注

五

逸周書卷十二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作雒解第四十八

此敘武庚作亂本末及營洛邑之事篇中建管叔于東俾中旄父宇于東等語可以證周公居東之東是國邑而非東都也營洛實武王本意周公至是成之

五王體國經野則有城郭郊甸縣都諸制而士農工賈亦闕措注饗帝饗親則有丘兆南郊社壇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諸制而建侯受土均列典章規模濶大

樹立宏達非惟奠王會之丕基兼以作西京之保郭

矣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

孔注封以鄭祭成湯

鄭疑鄩字之誤

補注史記殷本紀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衛世家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

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孔注東謂衛殷鄩鄩霍叔相祿父也

補注據此則可知使管叔監殷乃武王非周公也漢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國風鄘鄘衛是也鄘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鄭譜則謂武王以紂之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世紀亦云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南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今據此解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後又云俾康叔宇于殷俾

中旄父字于東又云三叔及殷東兩兩殷東對舉則東之爲地顯然另成一國不得闕入殷內也孔注東爲衛本鄭譜意當時武王以紂之京師封武庚京師卽朝歌邶在其北鄘在其南國小而逼故統謂之殷而其地已見東則地大而遠其形勝足以控制殷都蓋卽衛也其不曰衛而曰東者是時方命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勢尙不能合全衛而有之但得衛之東徧卽以管叔據其地而監殷此東之所由名也康誥曰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定四年傳取於

相土之東都以供王之東蒐非其明證歟故監曰三
監管蔡霍也國曰四國殷鄙鄘衛也衛卽東東卽周
公居東之東或謂東旣爲管叔所據周公焉得出居
于此不知管叔旣助武庚勢當入殷都合謀所謂管
叔以殷畔也故周公得以乘虛而坐鎮其地吳慶恩
曰按東者魯衛之間地名在大河之東秦漢之東郡
也詩云我徂東山書云周公居東周書作雒云建管
叔于東又曰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又云俾
中旄父字于東俾康叔字于殷竹書紀年武庚以殷

叛周文公出居于東殷東對舉則非朝歌可知是時
雒邑未建則非東都可知史稱衛遷於帝邱在東郡
濮陽縣秦始皇拔衛東地置東郡衛元君乃徙野王
則東爲東郡無疑矣其地在今東昌大名曹州三府
界內

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

孔注乃謂乃後之歲也肆橫塗

補注歸歸鎬京也乃歲克殷後之五歲也盧文弨曰
惠云士喪禮掘肆見衽自天子至於士殯皆曰肆衡

案肆與殽通小爾雅埋柩謂之肆釋名喪制曰於西
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假葬于道側曰肆肆翳也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

相去聲

孔注立謂爲宰攝政也殷祿父徐戎奄謂殷之諸侯
補注案史記魯燕兩世家均有周公踐阼之文禮明
堂文王世子及荀子儒效韓子難二淮南齊俗記論
韓詩外傳卷三卷七卷八諸書並有踐阼履石等語
漢唐諸儒據以釋經並誤今據此解云周公立相天
子立者立爲冢宰也孰立之成王立之也天子成王

也此與紀年成王元年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一語均足破千古不解之惑殷武庚所封東管叔所建也三叔舉其人殷東舉其地其不曰殷東徐奄及三叔而曰三叔及殷東徐奄者罪三叔也三叔爲王室懿親三叔不畔則殷東徐奄不敢狡焉思啟故以三叔爲禍首也徐徐州之戎奄紂之黨皆東方國近魯者故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紀年亦云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郟以叛也徐奄舉其國熊盈舉其姓徐奄之爲國二熊盈之爲國十有七蓋殷東之叛則三

叔爌之熊盈之叛則徐奄因之一首事一從亂也畧
謂強取邊界以自防守而兼有殺略劫略之事汪中
謂略疑當作畔非也金履祥曰武庚挾殷畿之頑民
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
戎自秦漢之世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

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孔注弭安畢地名

東封中註賦志安文王墓亦

補注據此則知召公無疑周公之心內弭父兄厚同
姓也外撫諸侯懷異姓也天子七月而葬故在成王

元年六月一統志武王陵在咸陽縣北十五里文王
陵在南武王陵在北案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
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括地志云文王武王墓在
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顏師古劉向傳注則
曰畢原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寰宇記長安志皆云二
陵在咸陽縣北十五里以史記周本紀贊證之當從
皇覽括地志在今咸寧縣西北爲是今咸寧西南遺
蹟無可考而文武成康四陵及歷代碑碣皆在咸陽
衡案紀年葬武王於畢在武庚徐奄未叛前作雒先

言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畧後言葬畢者蓋諸國
初萌叛迹于前直至武王葬後始連衡以起故紀年
書叛而逸書言略

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

孔注下叛其上曰潰

補注前此牧野之戰一用師旅今復用以定武庚之
亂故曰又作衛卽東地爲管叔所據故臨衛政殷一
時並舉使彼首尾不能相顧故殷大震潰蓋衛爲商
家強國先是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旋以

管叔按據其地與武庚連衡而起至是殷滅而衛亦
並下矣或曰臨衝當作臨衝詩所謂臨衝閑閑臨衝
芾芾是也臨臨車衝衝車臨車一曰棧車衝車一曰
陷陣車先是文王用以伐崇故皇矣詠之至此則又
用以伐殷故曰又作亦通

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

通鑑外紀成王二年注引周書作洛解管叔霍叔經而卒
囚蔡叔于郭鄰衡案霍叔二字添設金屬祥前編同並誤

孔注郭凌地名囚拘也

補注降辟致法也北奔敗北也史記魯世家殺武庚

紀年亦云殺武庚祿父此但云北奔者哀其受管叔之愚而不忍言殺也經自縊也書蔡仲之命乃致辟管叔于商致辟猶降辟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並言誅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並言殺管叔又淮南齊俗秦族並言誅管叔荀子儒效說苑指武並云殺管叔此獨言經而卒卽文王世子所云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是也周禮甸師亦云凡王之公族有罪則死刑焉蓋致辟非必定是身首異處以議親之辟論則作雒管叔經而卒可據徐文靖管城碩記謂天問伯

林雉經是管叔於伯林之地自經而死其說無据郭
凌書蔡仲之命作郭鄰惠氏禮說曰周書囚蔡叔於
郭鄰幽之也叔卒仍立其子仲於蔡則郭鄰乃空墀
之地名明在蔡之境內矣衡案周禮六遂五家爲鄰
左傳定四年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是蓋予以
五家五百畝之入以養此七十人故謂之鄰以其附
近城郭仍在蔡境內故謂之郭鄰惠氏謂亦不離其
國內是也

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

孔注俘囚爲奴十七國之九邑罪重故囚之

補注凡所征統謂徐奄淮夷蒲姑商奄等國也俘維九邑則盡執拘以歸於周矣路史國名紀高陽氏後有濮羅夔諸國俱熊姓又少昊嬴姓國有盈嬴之枝一作鄧姓也或云卽嬴者非

俘殷獻民遷于九畢

楊本畢作里通鑑前編亦作里並誤

孔注獻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

補注傳謂遷頑民於洛邑蓋遷於東此云遷獻民於

九畢乃遷於西如漢世遷豪傑實關中之類畢卽畢

原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咸寧二縣西南水經注引
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卽此九畢也
元和志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
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湖亦謂之畢陌一統志曰案畢
原綿亘渭之南北其境甚廣以今考之在萬年縣西
南者卽文武周公所葬在長安咸陽西北者乃畢公
高所封據此則地之廣濶可知故謂之九畢孔謂是
成周之地誤矣此與遷六族於魯七族於衛是一時
事恐其勢衆故竝遷之

俾康叔于殷俾中旄父于東

仲中音

孔注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

補注案康叔于武王時已封特不與監殷之命故不在三監內至是殷亂已定故以全衛之地封之而有

宇殷之命蓋竝鄙鄘而亦尹之也定四年傳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閭之士以其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卽此時也中旄父疑是毛叔鄭故與康叔並封一同母弟一異母弟蓋當家亂之後

故擇賢而代也東卽管叔所建之地困學紀聞云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歟衡案此說甚混周書作雒兩兩殷東對舉則東與邶鄘自各不相涉汪中曰逸周書凡三言東不知爲何地證以車攻傳乃知卽是東都衡案此蓋以車攻駕言徂東傳爲證然詩傳以洛邑訓東自是駕言徂東切解以宣王實由西周鎬京至東都也至逸周書三言東當與周公居東叅看地與邶鄘不遠其在魯衛之間乎故康誥有在茲

東土之文而魯頌亦有俾侯於東之語

周公敬念于後曰子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

前編同作周追作延俱誤

盧文弨曰謝云同室克追當是同室克造之訛注追畏尊王之語殊不明衡案當讀子畏同室爲句克追二字又句

孔注成王二年秋迎周公三年春歸也周公追畏尊

王也

追畏尊王當是追思前王之誤

亦大邑也風賦土中發詩曰

補注敬念於後爲周謀遠大之基同室指管蔡霍卽

大誥所謂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也克追謂追武王營

洛之事俾中天下正武王度邑之意

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

水經洛水注引作中土

卷十二
孔注王城也於天下土爲中

補注盧文弨曰沈云自邾以內統稱成周不專指王城衡案前後營洛本末俱見竹書紀年大邑洛邑也謂之王城故曰大邑成周東都也諸侯來會之所此兼言洛邑東都故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此大邑也又曰我又卜澠水東亦惟洛食此成周也周至大會諸侯於東都而王業成故曰成周於土中者書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注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孝經

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漢書地理志周公營洛邑以爲在土中諸侯蕃屏故立京師蓋以此地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故卒營築居

九鼎焉

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

盧文昭曰水經注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

沈改七爲六不知何據郭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前編作十七里說

南繫于洛水北因于

邠山以爲天下之大湊

孔注鄧郭也繫因皆連接也湊會也

補注案左傳都城不過百雉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

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
則城方九百丈此侯國之制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茲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則王城之制以三丈一雉
計之蓋周五百七十三雉以一雉五步計之則有二
千八百六十五步以三百步爲里計之則城方九里
有奇此與匠人營國方九里合郭郭也外城曰郭以
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計之郭特倍大於城今以
九里之城爲郭當不過二十里若依宋本作七十二
里則郭大於城八倍似不足據俗本作郭方七百里

更屬謬誤惟前編作十七里差可信今姑從盧本以
俟博雅者定之南繫於洛水者據度邑解云自洛汭
延於伊汭水北曰汭故曰南繫猶所謂衣帶水也郊
山北芒山也在今河南府北十里王孫滿所謂成王
定鼎於郊廓是也京相璠曰郊山名廓邑名蓋郊山
在洛邑之北境而依以爲城故曰北因湊水上人所

會也

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

孔注西土岐周通爲圻內

補注周語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千里之內曰甸
蓋統言王幾之地總謂之甸也陳氏禮書謂天子寰
內面五百里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
削四百爲邦縣五百里爲邦都合兩面言之共得千
里甸服之制水經洛水注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
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
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邠山以爲天下之奏方六百里
因西方八百爲千里案自其城方七百二十丈以下
俱本逸周書故漢書地理志有西周方八百里東周

方六百里之說施彥士曰東都六百里以六六乘之得三百六十里西周方八百里以八八乘之得六百四十里合東西周計之恰是一千里孟子所謂千里不足以朝諸侯也

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

說文六篇引周制天子城方千里爲百縣縣有四郡本此高誘

淮南時則注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又呂氏季夏紀注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縣又季冬紀注亦云俱本此

孔注三分九分居其一

補注據此則郡縣之名蓋自周初有之古者縣大於郡故左哀二年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云分以百縣縣有四郡亦縣大於郡之證若小司徒四小縣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在六遂之地與此不同此分以百縣蓋指畿內封國言據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此云百縣者舉成數也縣有四郡郡有四鄙蓋以一縣之地分爲四郡統歸於縣領之以一郡之地分爲四鄙統歸於郡領之大縣立城卽王

制所謂方百里之國九也方王城三之一則爲國方
三里小縣立城卽王制所謂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
也方王城九之一則爲國方一里案左傳隱元年祭
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
之一今作雒不言五之一者舉小大以例乎中也
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

孔注耕桑之事

補注陳氏禮書曰先王之建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
夫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此外有封

疆溝樹之固其內有城郭朝市宗廟社稷之別使之
朝夕蒞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
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內此猶民之墾里在國
而授田在鄉也衡案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此六鄉
六遂之地其賦入俱以供王朝之用故於三百里以
至五百里立都鄙以爲王子弟卿大夫之采邑陳氏
謂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此乃畿內諸
侯建國里數若食采當降如附庸三十里二十里十
五里似不得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故作雜云不過

百室所以別於千室諸侯之國邑也白虎通曰一夫一婦成一室百室則百夫矣百夫則有萬畝之耕而於其中約去廬舍道路溝洫十之二則所謂大夫受田八百上士受田四百中士受田二百下士受田百畝者胥於是乎出故曰以便野事則分田制產世食其德矣惠氏九經古義曰良耜云以開百室周書作維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都鄙謂采地井田六鄉則一族六遂則一鄩皆百室也周禮百室之制都鄙與鄉遂同也

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

孔注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大夫

補注盧文弨曰農之秀者可爲士士有功效可爲大夫趙云以用也衡案以者能左右之謂也農力於野而士食其祿則士有代耕之助矣故曰農居鄙得以庶士士效其材而諸公大夫收其用則諸公大夫有營指之助矣故曰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居在也

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

孔注工商百胥人臣僕各異州里而居不相雜交也

胥相也

盧文弨曰舊作待也疑此三字後人竄入

補注此戒小民不可踰分上交身任職役者不可交
通受賄而卿大夫退休於家者亦不可不廉隅自持

也工百工以藝食者居貨曰賈出資以收利者此小

民也胥卽周官府史胥徒之胥如所謂胥執鞭度守

門是也市卽司市之官臣僕臣妾也周官曰臣妾聚

斂疏材左傳曰僚臣僕僕臣臺此身任職役者也州

里見周官司常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與

書酒誥所謂越百姓里居者近是蓋鄉大夫鄉先生

之屬孔謂各異州里而居誤矣俾無交爲則托業者
安其業司事者敬其事養望者高其望而君子小人
兩無出位之懼矣

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

孔注設築壇城內郊南郭也

戴清曰按內字疑誤

補注設丘兆於南郊祭感生帝郊特牲兆於南郊掃
地而祭是也上帝据禮器注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
靈威仰此正月之祭月令祈穀於上帝卽此南郊以
后稷配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

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

與去聲盧文弨曰日月星辰御覽作農星衡案藝文類聚亦作農星

何氏詩經世本古義絲衣篇秦氏五禮通考並引作日月農星

孔注先王后稷謂郊時

補注日月星辰天宗也周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注四類

日月星辰肆師立次祀鄭司農曰次祀日月星辰孔

注先王后稷蓋台鬲叔均之類趙曦明曰此注非后

稷已配上帝此先王當自太王而下盧文弨曰疑此

先王當如月令之五帝衡案孔以后稷注先王不誤

特所謂后稷者蓋如國語我先王世后稷之義不指
棄言所謂先嗇是也據史記周本紀弃之後世爲稷
官皆有功德於民故配食以報之國語所謂辰以成
善后稷是相是也趙氏盧氏之說均不合

封人社壇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

孔注受封也

補注周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凡封國設其社稷之
壇注壇謂壇及埴埴也諸侯受命於周封國也大社
冢土也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禮運祀社於國

此建於國中之證

其境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墜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燹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

故曰受則土于周室

盧文弨曰疊亦作疊見公羊疏燹徒倒切則土盧本從御覽作列土

孔注其方謂建東方諸侯以青土也燹覆茅苴裹土

封之爲社也

土也案土階之類土原因善於幹

補注白虎通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韓詩外傳天

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
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直以白茅以爲社明
有土敬謹潔清也則土惠氏禮說曰九儀之命五命
賜則則者則土也茅土謂之則土見周書作雒篇子
男出封賜則土也漢書敘坤作地勢高下九則故曰
則土天問亦云地方九則則或作列不知者以意改
之耳衡案則土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附庸字者三十里名者二十里人者十五里均有一
定之制是謂則土

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位隋書牛宏傳作立
盧文弼曰古立位二

字木
通用

孔注五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

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

盧文弼曰五宮
疑當作五官注

當是本作五官官府寺也今皆說官爲宮如以太廟
等五者當五宮非也衡案五宮作五官非是孔注云

官府寺也有

譌誤不可據

補注上文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是建國設丘兆於南

郊是郊建大社於國中是社此一條自是左祖廟之

制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五宮卽指下五項禮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首立太廟以祀后稷宗宮
文王廟謂之宗者宗祀文王之義也考廟武王廟路
寢大寢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
寢路寢聽政之所爲周六寢之一明堂之制見攷工
匠人及大戴禮蓋昉黃帝合宮爲之其見於傳記者
則有鎬京之明堂有泰山之明堂此則洛邑之明堂
也蓋朝諸侯及四夷之所

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春常

畫旅

重平聲

孔注咸皆也宮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耶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之櫺也藻稅畫

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言皆畫

列柱爲文也

之櫺盧本作芝栢廣雅疏證亦引作芝栢唯惠氏禮說引同舊本今仍从舊

補注周禮攷工注周制明堂太廟路寢同制故曰咸

有宋文帝大明五年有司奏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

同制玄注禮義生於斯阿棟也四阿四棟之屋也上

有複屋始用四阿故攷工記云殷人重屋四阿反坫

堂隅外向室其制如屏墻故說文云坫屏也全祖望

經史問荅云屏牆之坵亦曰反坵郊特性所云臺門

旅樹反坵是也是乃以外向爲反黃東發曰如今世

院司臺門內立牆之例蓋反坵與出尊相連是反爵

反坵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衡案

廣雅釋宮反坵謂之埴埴與序通

序古文作序

亦謂墻也

爾雅埴謂之坵郭注坵墻也或曰此反坵與四阿相

連而敘於重亢重卽之上蓋複屋四隅之屋角因其

卷上而外向故謂之反坵文選班固西都賦上反宇

以蓋戴張衡西京賦反宇業業飛檐轆轤何晏景福

殿賦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轍以高驥反宇卽反玷也

此說頗通

案漢書文帝紀玷於死亡下註服虔曰玷音反玷之玷孟康曰玷音屋檐之檐師古

曰服孟二音竝通衡案此玷字疑亦有檐音

充高貌重充謂於四阿之上

復累以阿重郎則明堂位所云復廟重檐也一曰太

室屋五行志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

也服虔曰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左傳春秋文公

十三年太室屋壞疏云太廟之制其檐四阿而下室

當其中又拔出爲重屋而於其上下承接處止立以

掇而四旁無壁故又謂之通天屋蓋堂下周屋謂之

廊而此屋重檐四起亦周於殿屋阿棟之上故曰重
郎景福殿賦雙枚既修重桴乃飾注雙枚屋內重檐
也重桴重棟也在內謂之雙枚在外謂之重桴衡案
後世宮殿之式多做此制爲之常累疑作學恩以形
近而訛或曰累謂層累蓋卽周於重屋上下承接處
者說苑宮室臺閣連屬增累是其義也復格或謂卽
復竿爾雅屋上薄謂之筮筮卽竿也廣雅格謂之竿
惠氏禮說謂殷人重屋注複竿竿讀爲格蓋復格也
邵晉涵爾雅正義亦云屋皆有竿其用諸重屋則用

複笮二說俱引周書爲証又王氏廣雅疏證謂周書
本是復格格笮一聲之轉今本周書訛作格衡案孔
注復格累之櫛也櫛交疏也則復格疑是累系處橫
牕王逸魯靈光殿賦所謂懸棟結阿天窗綺疎是也
藻祝梁上短柱也祝與楹通禮明堂位注藻祝侏儒
柱畫之爲藻文設移移移也爾雅連謂之移郭注堂
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簷厨連觀也案廣韻榑移也榑
卽連移者連接之謂臺相連曰諺臺門相連曰諺門
閣相連曰連閣是則與屋相連接者總可謂之移旅

衆也楹柱也詩商頌旅楹有閑春常孔氏謂藻井之飾埤雅屋上覆椽謂之藻井亦或謂之翬頂衡案卽今之仰塵一曰承塵蓋以學翬之式制爲仰板故曰翬頂因其采畫成文故又謂之藻井旅通作柶釋名旅柶也連旅之也又曰柶謂之檮縣聯檮頭使齊平也方言柶謂之櫛注雀柶卽屋檐也亦呼爲連縣爾雅檐謂之滴注屋柶邢叔明曰屋柶又名宇衡案畫旅蓋謂布采於屋檐以狀觀飾孔以畫列柱爲解似指上文旅楹矣之

內階玄階堤唐山廡

盧文弨曰玄階前編作玄
陸埏唐陶山集作提唐

孔注以黑色爲階唐中庭道堤謂高爲之也山廡謂

廡畫山雲

補注凌曙曰內與納通玉篇陸天子階也王莽傳朱

戶納陸注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臺際爲陸不使露

也師古曰尊不欲露而升陸故內之於露也說文階

陸也陸升高階也二字轉相訓註知內階與外陸同

也衡案元階以黑石爲之爾雅廟中路謂之唐詩曰

中唐有甃攷工記堂涂十有二分鄭注謂階前若今

令辟械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疏云漢時
名堂涂爲令畿械令畿則今之塼也誠則塼道也中
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脩謂兩旁上下之尺數
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峻者
取水兩向流去故也衡案提唐卽中央爲督之謂厝
垣也爾雅牆謂之墉山厝狀其高也

應門庫臺玄闕

孔注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

爲門限也

補注應門爾雅謂之正門蓋發政以應物故謂之應門而前於路門故又謂之南門一曰法門見穀梁謂法令所出入也攷工記注謂之朝門戴東原謂應門是天子之中門衡案庫臺者謂於庫門兩旁積土如臺門之制故曰庫臺或曰庫卽五庫蓋築臺以貯五庫之物亦通閭卽闕門限也亦作柵說文柵門楹也

皇門解第四十九

困學紀聞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

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爲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於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衡案此篇蓋爲流言初起而發

前段言大門宗子勢臣後段言家相厥室皆暗指管叔及羣弟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會羣門

孔注格至也路寢左門曰皇門闕音皇也

補注施彥士曰中元五十九章第十二章減一歲置

平朔一百三十二閏朔四共一百三十六朔以策乘

之得四千〇一六一六〇〇三八七二爲中積加朔

應三十一日四六九三八〇八四除旬周餘二七日

六四九四一九五六爲子月經朔分大餘辛卯加一

朔爲丑月經朔大餘辛酉庚午爲月之十日按本年
閏四月豈是時置閏在歲前而差一月耶統箋以庚
午爲正月二日蓋本漢志也金旺欣曰據竹書紀年
成王元年丁酉距康熙甲子元積年二千七百二十
七以今法推之子月辛卯朔無庚午丑月辛酉朔初
十日庚午寅月庚寅朔亦無庚午據通鑑前編成王
元年丙戌距康熙甲子元積年二千七百九十八以
今法推之子月癸巳朔無庚午丑月癸亥朔初八日
庚午寅月壬辰朔無庚午據漢書律秣志成王元年

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凡伯禽至
春秋三百八十六年則成王元年癸巳距康熙甲子
元積年二千七百九十一以今法推之子月癸未朔
無庚午丑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寅月壬午朔無庚
午與三統法正月己巳朔亦不合據三書積年以時
憲法推之無論正月爲建子建寅皆無庚午日是積
年皆非實數非同春秋朔閏信而有徵可以一步算
而卽得也注逸書者惟有據漢志以庚午爲正月二
日之証而已盧文弨曰羣門族姓也篇中曰宗子曰

私子皆爲大家世族而言此語在成王元年見竹書
衡案公蓋欲弭流言於初起之時大合羣門以語之
故特言會

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考老據屏位建沈人罔不用明刑
孔注考老賢人也又建立沈伏之賢人無不用明法
補注下邑小國諸友邦冢君也暗指殷東邶鄘諸國
屏位如玉藻所謂某屏之臣是也或曰屏攝之位言
能承祀也沈人屈於下者建謂建立罔不用明刑刑
典型也

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孔注言下邑所行而我法之是開告我於善德之說
補注開告啟迪也嘉德美善之德說謂言說予周公
自謂

命我辟王小至于大我聞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于卹
孔注小至於大者小大邦君也卹憂言思治也

補注辟王指成王小至於大小大之言皆宣告也在
昔有國誓王古我夏先后與殷先哲王也不綏不安
也於卹多憂卹也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

孔注大門宗子適長勢臣顯仕茂勉肅敬訖既也孚

信也

補注大門猶梓材所云大家宗子公族公姓也周禮

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康成曰門子將代父

當門者也勢臣秉國有權勢者也大門宗子勢臣卽

暗指三叔茂揚肅德則不至讒賊媚嫉矣故能助厥

君以勤勞王國也

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於王所

孔注方旁羞進

補注方求徧求也論擇慎選也書曰聿求元聖詩曰
赳赳武夫元聖以資論道武夫以備腹心羞於王所
貢士之典也

其善臣以至於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
於王所

孔注私子庶孽也常謂常德言皆信通於義以益王

也

於義二字添設

補注善臣猶盡臣也分分土也有分私子謂有采邑
之庶孽玉藻公子曰臣孽罔不允通則咸有獻言之
責意是時流言方煽周之支庶必有交通三叔者故
並及有分私子責以有常也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
其不專指蔡霍可知

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

孔注言善人君子皆順是助法王也

補注恭明祀則天祖格敷明刑則億兆安人卽指元

聖武夫

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報命

孔注監視明此事法故能成天命王天下也

補注王用有監明憲朕命惟聖時憲惟臣欽若也克和有成則有交脩之贊承天報命則有多福之申

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

孔注勉在王庭獻言於王所也

補注天子曰兆民案流言之來國人亦必聞知故此語兼及百姓兆民況庶人亦有傳語之責用罔不茂在王庭則流言雖起必不信也

先用有勸永有口于上下

空方疑是格字

孔注上謂天下謂地也

補注先用有勸指大門宗子勢臣上謂天下謂民

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

孔注助君也謂大門衆子也

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

盧文弨曰困學紀聞引作俾嗣在王家蓋嗣先

人勤勞於王家也趙云嗣厥家謂世有令聞保其宗廟亦通

孔注先人及天地報之王用美紹家

補注報如國語般人報焉周人報焉之報紀年報祀

上甲微皆謂祭也報職用休者謂報以其職如食於水食於火食於社稷之類以用昭其休美也嗣在厥家子孫繩繩萬年靡不承也

王國用寧小人用格口能稼穡

空圍疑是用字

咸祀天神戎兵克

慎軍用克多

孔注神佑之故

補注用寧用格安上全下也克慎克多有備無患也

王用奄有四鄰遠土

句鍾本及潘氏古逸俱以遠土不承四字斷句誤

丕承萬子

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

孔注奄同丕大末終

補注奄有四鄰遠土謂有天下用末被先王之靈光
謂終受其福也此在昔有國誓王因大門宗子勢臣
茂揚肅德故有此休美也

至於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於非夷

八字句鍾

本維時及胥句誤盧文弨曰及程本吳本訛作
辰今從元本趙疑是反字衡案及字疑作乃

孔注時有胥相爲是相學於非常也

補注厥後嗣夏商季世學習也非夷卽匪彝

以家相厥室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

十字句
相去聲

雖飲食然

孔注言勢人以大夫私家不憂王家之用德

補注家相厥室猶上文大門宗子勢臣此與罔不茂
揚肅德緊對言有勤王國王家之大門宗子則誓王
以興有弗郵王國王家之家相厥室則後嗣以敗

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

句

無辜之亂辭是羞于王

孔注詳善也不察無罪以惡民

句

言進不順之辭於

王

之字盧本脫從楊慎本補進順二字舊互倒今更
正盧文弼曰詳本或作詳義並同不屑疑不肖之

說亂辭辭有理者也言不肯順察無罪有理之辭以
進於王也舊本誤分兩段以注詳善也至以惡民又
添一也字注無辜之亂下曠七字爲辭是羞於王之
注趙疑言順不進辭於王或是言進不順辭於王文

詔按進不順之言在下文始見此非也注中惡字烏
路反惡民言順謂惡民之理直故不肯上聞耳今審
文義改併衡案孔注本明白不察無罪以惡民是注
作威不詳言進不順之辭於王是注無辜之亂辭盧
以惡民言順
爲句失之

補注言家相厥室既弗維德是用故以昏求臣昏亂
也昧於人之賢否而不察故曰昏也洪範曰臣無有
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人用則頗僻民用僭忒故曰作威不詳詳
祥通不祥卽所謂害于家凶于國也惠順也不屑惠
聽者恃寵而傲不聽老成金石之論而因以無辜之

亂辭是羞於王羞進也王卽暗指成王無辜之亂辭
卽所謂無稽之言辜必也無辜猶無據也此實指流
言故曰亂辭辜字不必作罪字解

王阜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
以對俾無依無助

孔注阜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
依助也

補注阜盛也良易直也不順之言卽無辜之亂辭出
於口而逆於耳者也是人指家相厥室乃非維直以

應則必作誣以對矣誣欺罔也以無爲有也誣則不直不直則讒賊媚嫉勢必至小人進君子退而君爲孤注矣故無依無助案周公去則成王無輔此三叔之本計也

譬若吠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

孔注驕謂不習也言口人之無得猶驕犬逐禽不能

獲

空方疑作是字

補注言吠犬用以逐禽必馴擾而後有獲若聽其狂噬必至喪家而不恤此譬之用人當謹御下之道否

則敗乃公事矣

是人斯乃讒賊媚嫉以不利于厥家國
蓋強以爲誹蓋善
真通孔注言賊仁賢忌媚嫉妒以不利其君

補注讒賊媚嫉則方正不容故不利於厥家國案金
滕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虛聲以動王左右也此云讒賊媚嫉以不
利於厥家國明正其罪以曉之也
治起而自亂

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子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

孔注寢室也言自露於家言謂美好喻昏臣也
戴清

曰下

言字似衍衛案
下言字當作尙

補注婚通作昏闇也昏妻無益於厥夫猶昏臣無益
於王國故獨服在寢亦若王之無依助而自露厥家
矣露敗也李兆洛曰獨服在寢言專妬也卽下文食
蓋善夫莫通於王之比

媼夫有邇無遠

句潘氏古逸以媼夫有
邇無遠乃食斷句誤

乃食蓋善夫句俾

莫通在于王所

孔注食爲野口媼夫見近利而無遠慮利爲掩蓋善

夫使莫通

盧文弨曰
野字訛

補注媚夫佞幸之臣猶秦風所謂媚子荀子臣道所謂態臣有邇無遠徒知有身而不知有國家也善夫卽善臣食葢掩蔽貌淮南所謂日月欲明而浮雲葢之也盧文弨曰食猶日月之食亦掩蔽之意衡案媚夫與狂夫相爲表裏此三叔所以導言於王者也乃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是以爲上是授司事于正長

聲

孔注言陽舉狂夫以爲上人口爲官長正主其事也補注狂夫與媚夫相類詩所謂狂夫瞿瞿也陽通作

揚繩譽也言媚夫既食蓋善夫故尊奉狂夫而顯揚之稱美之更優崇其勢而授以正長之官則羣小敗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命用迷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穡

孔注命者教也率皆痛愁困也

補注政出多門故迷亂獄以賄行故無成穡斂也斂

以秋有陰慘之象故孔以痛愁困訓穡也

保用無用壽亡以嗣天用弗保

孔注安民之用無所宣施是故民失其性天所不安

用非其人故也

補注言民既弗保則必至天亡不能畢其壽算矣高宗彤日所謂非天天民民中絕命也此狂夫媚夫殃壽所致故天用弗保而亦降之禍

媚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於茲朕維其及孔注殄絕其世罰及其人也

補注言媚夫退賢進不肖必先受顯戮而次及於國家敬儆也監視也盧文弨曰朕維其及蓋言害將及我也衡案上言先誓王因大門宗子勢臣之方求論

擇而王國用寧至於厥後嗣因家相厥室之以昏求
臣而天用弗保故我不可不監於茲也朕維其及朕
周公自謂慮家相厥室之不利家國而禍因及已也

朕蓋臣大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

大舊
訛夫

夫孔注蓋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大明爾德助我憂天下

者

大明爾德舊作
夫明明之德訛

補注此周公呼蓋臣而欲其助已也蓋臣忠蓋之臣
暗指望散畢榮大明爾德則不爲流言所動予一人
周公自謂憂謂憂王室之不靖也

無維乃身之暴皆卹爾假子德憲資告子元

盧文弨曰皆疑當作是

孔注假借資用也借我德法用告我大德之所行也

補注乃汝也此仍望家相厥室改弦更張故曰無維

乃身之暴言無用爲此譏賊媚嫉以自暴乃身也卹

憂卹也皆卹爾者言我於家國之外亦併憂及汝身

當思有以保全之此則欲寬以法外而誘之於善也

憲法也假子德憲則善夫進元善也資告子元則善

言通

譬若衆敗常扶于險乃而于于濟齊也

孔注如衆令畋獵相扶持也濟遂也

補注譬若衆畋則一乃心力扶子險故能出艱屯而

有濟盧文弨曰而古與能同

汝無作

盧文弨曰趙云似有缺文

補注汝指卽大門宗子勢臣與家相厥室暗謂三叔作造也謂造流言以傾國無作戒之之辭

大戒解第五十

此成王訪於周公公教以體羣臣之事務在尊其位盡其志庶人才爲我用也後幅九備雖脫落不全而

篇名大戒實取義於此此篇亦當在作雒前

維正月既生魄王訪于周公曰嗚呼朕聞維時兆厥工非

不顯朕實不明

盧文弨曰說文引周書朕實不明以侂伯父侂完也胡困切今此書無下句說文所

釋亦難曉

孔注兆始工官言政治維是始正其官

補注言百司庶府俱有顯績朕實不明無以簡任之也

維士非不務而不得助大則驕小則懾懾謀不極

孔注言務求士而不得助如此之難極中也

補注言我非不求士爲務而不能得其助權大則
驕位小則懾懾則不敢爲我謀雖謀亦不得其中也
何助之有

予重位與輕服非其得福厚用遺

其舊作其
今改正

孔注言

言舊
說重

所重在於重位輕重所立非大德而厚

福用之是求益之言也

大舊說
作去

補注趙曦明日似言授之位與服誠冀助我而其得
其福耳非然者胡爲厚遺之若此乎衡案予重位與
輕服者謂斟酌官爵大小而任之服如服官政之服

福祿也非其得福位不當也厚用遺則絀而退之耳

庸止生邠

盧文弨曰邠正字作邠

庸行信貳衆輯羣政不輯自匿鳴

呼予夙夜勤之無或告余非不念念不知

孔注止容也常信貳則難得中也我雖勤之無有告

我者徒知而不得明知也

補注張惠言曰庸用也止無事行有爲也無事則隙

有爲則貳不得助之患如此政正也衆士輯和則無

不正不和則人人自匿其心矣衡案衆卽周禮所謂

陳殷置輔也子非不念念不知蓋望公訓勉之辭

周公曰於敢稱乃武考之言曰微言入心夙喻動衆大乃不驕行惠于小小乃不憚

孔注言汝之武考有是言

孔注五也衆士謹

補注於嘆辭稱述也張惠言曰夙喻素行喻乎人也
言行動人大臣乃不驕惠及小臣小臣乃不憚衡案
微言入心夙喻動衆臣鄰一德都俞之象也故大臣
處盛滿而不驕行惠於小加溫語於庶府也故小臣
得以効忠而不懼

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謀有不行子惟重告爾

盧文弨曰集乘疑是集衆

子字從宋本俗闕本作茲元
本無重字衡案子作茲亦通

孔注連官職集衆事則同憂濟謀有不行言必行也

盧本連官下衍
則同憂三字

補注連與聯通乘事也連官集乘謂連事通職相佐

助如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是也同憂若

一則謀宜濟矣乃有不行則未得盡其志耳

庸屬以餌之士權以申之明約以遺之
舊作庸厲口以餌
士權先申之明約

必遺之
今改正

孔注餌謂爵祿權謂勢重

補注庸功也厲勵也餌謂誘之使進士權以申之尊
其位也明約以遺之約戒約也遺卽厚用遺之遺

其位不尊其謀不陽我不畏敬材在四方

孔注言當畏敬賢者尊其位陽其謀也在四方言口
補注知此則無楚材晉用之患矣位卑而言高其謀
必不見用故不陽謂不顯揚也我不畏敬則去之他
國勢所必然盧文弨曰在四方言野多遺賢或且以
資敵

無擅于人塞匿勿行惠戚戚服孝悌乃明

孔注擅人專已塞匿陰忌惠順戚近也

補注無擅於人用賢不吝簡在帝心不專擅也賢路
大開故塞匿勿行惠戚咸服一家仁也孝悌乃明一
國興仁也

立威恥亂

立威上舊衍
明字今刪

使衆之道撫之以惠內姓無感外

姓無謫

孔注鄙恥其亂則思治矣內長同姓同宗外姓異姓

謫過

長同二
字疑衍

補注立威則法不弛恥亂則禍不生內姓無感親親

得其所也外姓無謫尊賢各有等也盧文弨曰感古

憾字

人知其罪上之明審

句

教幼乃勤

句

鍾本上之明審教幼乃勤貧賤制句俱誤

貧賤制

制上疑脫有字

口設九備乃無亂謀

空圍疑是敬字

孔注上明則不隱情故曰知罪

補注言人知其罪由於上之明審教幼乃勤父兄之

教嚴也貧賤有制則不妄干九備見下乃無亂謀知

所戒也

九備一忠正不荒美好乃不作惡

盧文弨曰正文脫二三段

孔注順人心明察則民化而善

補注荒如色荒禽荒之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皆所謂美好也不荒美好則能修身故曰乃不作惡

四口說聲色憂樂盈匿五碩信傷辯曰費口口六出觀好

怪內乃淫巧

樂音洛

孔注碩大怪異

補注聲色惑溺雖樂必憂盈匿謂樂滿則憂伏也碩

信傷辯大詐似信辭多飾也出觀遊幸也好怪服奇

之義

七口口謀躁內乃荒異八口口好威民衆日逃九富寵極

足是大極是下疑脫日字內心其離盧文弨曰逃字從元本卜本俗開本作塊字書無

孔注口室也

補注謀躁則心無定荒異荒忽無常之貌好威則民

衆畏罪故日逃富寵貴倖之臣極足賜子無復加也

四口內心其離人心散也案九備國之大忌故篇題以大

戒為名

九備既明我貴保之應協以動遠邇同功盧文弨曰協亦作協

孔注應協以動動必以和

補注我貴保之則能大戒協和也應和以動則事乃有成故同功遠謂外姓邇謂內姓

謀和適用覆以觀之上明仁義援貢有備

盧文弨曰用本亦作同

孔注上謂君也

補注謀和則志同故適用覆以觀之覈其實也戴清曰案上明仁義二句乃歸重于上之詞下三節詳言之備卽前九備貢疑是責字之訛

聚財多口以援成功克禁淫謀衆匿乃雍

孔注言閉塞不行也

補注淫謀猶言非謀衆匿衆謀匿於下者雍和也衆
匿乃雍則其謀陽矣此謂在上者能大戒聲色遊觀
寵幸等九備之害庶能尊賢貴德而謀國有人也

順得以動人以立行

去聲

輯佐之道上必盡其志然後得其

謀

孔注言和輯求助當先順人也

補注順得以動順所以鼓舞之也人以立行能建

白也盡其志則位尊得其謀則謀陽

無口其信

空方疑
是失字

雖危不動口以昭其乃得人

空方疑
是厥用

二
字

孔注轉移貞信如此得其用也

補注危謂事勢急迫不動謂君心不搖動也其乃得人猶云乃得其人也

上危而轉下乃不親

孔注上危而下不親之不足信故也

補注此與上節緊對上危而轉不信也下乃不親則自匿矣

王拜曰允哉允哉敬行天道

允哉允哉呂氏春秋貴信篇引周書高誘注周書逸書也

衡案此節與上文不貫當是小開武解以知吉凶下錯簡其小開武解王拜曰允哉至日正余不足二十四字當在此蓋校書者以同有王拜曰允哉遂致前後錯亂爾案日正子不足語意於此篇朕實不明余非不念念不知尤相

貫注

逸周書卷十二終

說斗指子爲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至昴七星畢八星昴畢之間謂之天街日短至者仲冬日出於辰入於申謂晷刻也基踐長者晷影極長也微陽動於黃泉氣初發於內也地底謂之黃泉陰慘降於萬物地上之物無不摧落也徐發天元厯理曰旣南至卽冬至旣者明非朔日今以法考之乃武王克商壬辰歲冬十一月甲申朔甲午冬至也畢盡也堯典之日短星昴乃昴宿之初見此云畢見乃昴宿所占之分盡見也

非畢宿也

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

補注古人定時建月多用斗杓故小正言斗最詳周

時仍用此法故云斗柄建子斗柄玉衡也鶡冠子環

流篇曰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淮南時則訓仲冬之月

招搖指子晉樂志十一月之辰謂之子子者孳也謂

陽氣至此更孳生也陽氣虧者建子之月於卦爲復

一陽不能敵五陰故虧萌蕩猶萌動也

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

起盧本從一沈改作進一

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厯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

補注河圖括地象天左動始於牽牛尙書考靈曜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周髀算經日復星爲一歲注冬至日出在牽牛從牽牛周牽牛則爲一歲呂氏孟春紀以初爲常注以起牽牛之初爲常衡案推算家言唐虞冬至日在虛七度或云在女十度或云女虛之交夏太康十二年在女十一度商太甲二年在女六度周康王十一年在牽牛六度秦莊襄王元年在斗

二十二度則自唐虞步自周末已經數改如再上溯諸歷元之始正未可以耳目習見妄測也乃考靈曜則云天地開闢元歷紀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豈非泥於所見不知歲差故疎於測驗耶據爾雅星紀斗牽牛也則日月起於牽牛當在殷末周初故郭注云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徐發曰此言合朔也朔日與冬至相去十日合朔日在牽牛之初則至日當女二今歲差法推周初冬至日躔確該女二度以是知今世術士所守

星盤乃周公之遺制周初之天象漢人不見此書但相傳有日月起牽牛之說誤認至朔同日故不知歲差之理且又混入五星二字故又誤作太初之象右回而行者天道尙左日月西移也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度月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相逐於二十九日三十日間而日行天二十九度餘未有定分此時月與日會乃爲一月徐發曰次卽十二次之次仲冬合宿於元枵之次則季冬合宿於陬訾之次

必周環十二次舍也施彥士曰按月行速故二十七
日有奇而一周天日行雖遲至此亦且進一次矣故
月必更起一次凡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合宿日行
月一次者次舍也日與月會為一次為會十二則周
天矣故曰厯舍於十有二辰徐發曰上言月行一月
一周天此言日行一歲一周天也衡案左傳日月之
會是為辰疏云辰時也管窺輯要月與日會處定於
每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會假如正月斗柄
指寅寅與亥合日月聚會於亥其辰為陬訾自危十

七度至奎四度是也二月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
則會於戌其辰爲降婁自奎五度至胃五度是也三
月斗柄指辰辰與酉合日月則會於酉其辰爲大梁
自胃六度至畢十二度是也四月斗柄指巳巳與申
合日月則會於申其辰爲實沈自畢十三度至井十
六度是也五月斗柄指午午與未合日月則會於未
其辰爲鶉首自井十七度至柳九度是也六月斗柄
指未未與午合日月則會於午其辰爲鶉火自柳十
度至張十八度是也七月斗柄指申申與巳合日月

則會於巳其辰爲鶉尾自翼一度至軫十一度是也
八月斗柄指酉酉與辰合日月則會於辰其辰爲壽
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是也九月斗柄指戌戌與
卯合日月則會於卯其辰爲大火自氐五度至尾九
度是也十月斗柄指亥亥與寅合日月則會於寅其
辰爲析木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是也十一月斗柄
指子子與丑合日月則會於丑其辰爲星紀自斗十
二度至女七度是也十二月斗柄指丑丑與子合日
月則會於子其辰爲元枵自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是

也然其中日月行度又有遲速之不同故有月大三
十日月小二十九日之異而後日月合朔終則復始
者淮南天文訓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
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爲匝終而復始
卽此義也權輿始也董子陰陽終始云天之道終而
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

周正歲首

舊作道盧從
沈改作首

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爲首

其義則然

周語數之紀也注數起於
一終於十則更故曰紀

補注施彥士曰盧本歲道作歲首甚核蓋以一月爲

正歲之首與周禮正歲幽風十月改歲無乎不合徐
發曰正讀如政歲與年不同周禮太史正歲年注中
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節炁之謂言歲必節炁全
年則以月論十二月不必全節炁也凡作歷必始冬
至故以冬至之月爲正歲言歲月之道從此而始正
也然天有差移歷代不同故以此月之朔日月皆起
牽牛之初爲本朝正歲之道可見古人於歲差之理
甚明故其昭示法象如此數月數言數必起於四時
之首當以春爲月數之始明矣但數止於十其孟春

卽次一矣次一爲時之首而仲冬却爲歲之首者天道由正日月權輿之義不得不然也故幽風與周書仲冬皆稱一月衡案周正歲首指仲冬建子之月次一爲首指孟春建寅之月數起於時一而成於十者董子陽尊陰卑篇云天之大數畢於十句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通而更始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又煖燠孰多篇云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案董

子兩說皆與此合

凡四時成歲

歲下舊衍有字

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

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

月有二字舊本脫据文選顏延年燕曲水詩注補

春三月

中氣雨水春分穀雨

盧本改作鶯蟄春分清明今仍從舊說見時訓雨水之日下

夏三

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暑處秋分霜降冬三

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

補注無閏之年三百五十餘日成歲有閏之年三百

八十餘日成歲而春夏秋冬流行於三百六十五日

之中凡四時各有孟仲季謂月氣每月一變凡三變

而成一時故顏延年讌曲水詩云月氣參變蓋謂此也十有二月自寅至丑也月有中氣以著時應者一

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二十四氣一爲節氣十

二一爲中氣十二孝經援神契曰大寒十五日斗指

東北維艮方爲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後十五

日斗指甲爲驚蟄後十五日斗指卯爲春分後十五

日斗指乙爲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此春三
月節氣

中氣之
古法後十五日斗指東南維巽方爲立夏後十五日

斗指巳爲小滿後十五日斗指丙爲芒種後十五日

斗指午爲夏至後十五日斗指丁爲小暑後十五日

斗指未爲大暑

此夏三月節氣中氣之古法

後十五日斗指西南

維

坤方

爲立秋後十五日斗指申爲處暑後十五日斗

指庚爲白露後十五日斗指酉爲秋分後十五日斗

指辛爲寒露後十五日斗指戌爲霜降

此秋三月節氣中氣之古法

法

後十五日斗指西北維

乾方

爲立冬後十五日斗指

亥爲小雪後十五日斗指壬爲大雪後十五日斗指

子爲冬至後十五日斗指癸爲小寒後十五日斗指

丑爲大寒

此冬三月節氣中氣之古法

案援神契所說與周月合

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

陸績渾天說閏月無中氣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

月也
本此

補注案四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一日亦一周在天爲不及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爲一歲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而與日會者十二爲一年大率三百六十日爲整數一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分是爲

氣盈而晝夜長短節氣寒暑於是定焉一年少五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是爲朔虛而晦朔
弦望於是定焉積氣之有餘就年之不足而後有閏
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之
月則爲閏故曰閏無中氣此唐虞相傳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之大法也春秋文公元年閏三月左傳曰非
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崑山顧氏鄞縣萬氏皆謂古人置閏必在十二月之
後故曰歸餘於終魯改舊法置在三月故爲非禮陸

朗甫曰上古日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
分此日爲術之端始故曰履端於始分一周之日爲
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
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期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
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
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
月朔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彥士核每月剩一日
而不足此言有餘
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之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
餘於終此言取中氣以正月則月皆有中與辰相值

因得命爲某月若餘日所積雖多至一月而氣偏不
中不得據偏氣以命月故置之爲閏而後月乃又適
得中氣以正月今必謂在十二月之後則雖積滿一
月而姑不爲閏直候歲終乃以後月之三十日附於
前月以爲閏月是前有無中氣之月後有有中氣之
閏證諸經傳難以盡合衡案陸氏所云說本杜氏最
爲確切梅氏勿庵曰左氏履端於始謂推步者必以
十一月朔日冬至爲起算之端故曰履端而序不愆
也十二月之中氣必在其月如月內有冬至斯爲仲

冬十一月月內有雨水斯爲孟春正月月內有春分
斯爲仲春二月餘月並同皆爲本月之中氣正在本
月三十日之中而後可名之爲此月故曰舉正於中
民則不惑也若一月之內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則
不能名之爲何月斯則餘分之所積而爲閏月矣閏
卽餘也前此餘分積累歸於此月而成閏月以爲餘
分之所歸則不致春三月入於夏且不致冬三月入
於明春故曰歸邪於終則不悖也

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

長上

外高麗風七月爲歲首故曰夏五

補注爾雅春爲發生夏爲長羸秋爲收成冬爲安寧
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管子四時曰春羸育夏養
長秋聚收冬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
謂歲德極中也不易不改易也

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除民之災順天
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
爲正易民之眡一作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
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

補注徐發曰正歲本於歷數有餘不足因時改變故
有改朔之法亦謂之改正朔若正月乃四時之首孟
春命春定數何得改變故商以建丑之月爲正朔卽伊訓
夏禮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祠先王也蓋正朔爲班朝蒞
治之始故新君廟見於此時行之然而仍稱十有二
月則可知商之改正寔非正月矣衡案夏數謂由正
月至十二月之數得天謂合天道百王所同則因而
不改也其改者爲歲首湯革命則以丑月爲歲首武
伐商則以子月爲歲首故曰改正朔

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

盧文弨曰祭前編作蒸

是謂周

月以紀其政

補注徐發曰此尤見改正不改月之明證矣衡案敬

授民時如堯典所載厥民因厥民析小正所載綏多

士女之類巡狩二月岱五月南嶽八月西嶽十一月

北嶽也祭享春祠夏酌秋嘗冬烝之類自用也華泉

曰六經論孟所稱或用周正或用夏正參錯不一惟

周禮則斷從夏正春秋則斷從周正汲冢周書周月

解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祭

享猶自夏焉故先儒謂商周革命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之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從夏令蔡德晉曰或問經文有正月有正歲鄭康成以正月爲周正正歲爲夏正葉秀發以正月爲夏正正歲爲周正吳德方以正月正歲皆爲周正王昭明以正月正歲皆爲夏正果孰爲是曰昭明之說近是據逸周書授時祭享猶自夏焉周禮正授時祭享之書凡四至六時皆用夏令則正月用夏正可知況凌人十二月令

斬冰康成亦以爲用夏正矣十二月旣用夏正正月
安得用周正也施彥士曰按以周正爲改月者據春
秋而不可通於周禮以爲不改月者據周禮而不可
通於春秋聚訟紛如迄無定論不知周之正歲自建
子歲於是改卽於是正正月自建寅觀此解以子月
爲天正之一月而不曰正月其義益顯

時訓解第五十二

此七十二候所由始也蓋自周有之非始於秦漢也
困學紀聞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

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
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
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爲正故楊子雲
太元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衡案
周書時訓與今法同自唐大衍術議後多遵用之仁
和郎瑛著七修類藁有二十四氣考王棠知新錄采
其說而復申論之然於名物不甚詳核近刻藝海珠
塵載曹仁虎七十二候考亦祇詳歷代異同增損而
於時應概無發明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

補注立春之日正月節氣也孝經援神契立始建也
東風一曰谷風一曰協風一曰滔風一曰條風解凍
者立春距冬至四十六日陽氣暢達向之水澤腹堅
今則無不融釋也蟄蟲始振者冬時蟄蟲皆塞其戶
今得陽氣故始動卽小正所謂正月啟蟄也按月令
兩言蟄蟲其在孟春之月云蟄蟲始振者卽時訓立
春之日所載也其在仲春之月云蟄蟲咸動啟戶始
出者卽時訓所謂驚蟄之日也魚上冰者魚當盛寒

之時伏於水下正月陽氣至則上游而近冰卽小正所謂魚陟負冰也

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奸陽魚不上冰甲冑私藏

補注此占驗之始也案風爲號令之象故易巽爲風君子以申命行事蓋風行於天猶令行於國今不解凍是帝出乎震而不齊乎巽也故其占爲號令不行之象蟲昆蟲也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今時當孟春而猶不振是陰氣犯陽陽氣不能發於黃泉也故

其占爲陰，軒陽之象。冰有稜角，甲冑之應也。蓋冰薄則魚陟負冰，而上下和；冰厚則魚不上冰，而陰陽戰。易曰：履霜，堅冰至，防其漸也。故其占爲甲冑私藏之。

象

雨水之日

雨去聲

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

案盧本雨水改作驚蟄，下驚蟄之日改作雨水，並注云古雨水在驚蟄後，前漢末始易之後，人遂以習見妄改古書。此舊本亦以雨水在前，驚蟄在後，非也。今從沈改，下穀雨清明亦然。衡案盧意所謂吉者，指呂氏十二紀及小戴月令也。不知呂氏與月令俱雨紀驚蟄，一在孟春，一在仲春，一謂其始，蘇一謂其盡，出戶也。而漢初之以驚蟄在正月者，蓋泥於小正。正月啟蟄之說，後改從古，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者，據時訓也。今俱仍舊。

補注雨水之日正月中氣也謂之雨水者前此雨雪
今則融爲水也獺也者獺也水禽也一名水狗似狐
而小青色魚也者鯉鮒之屬也獺祭非其類故小正
大之而謂之獺獸祭魚也祭也者何也此時魚肥美
獺將食而先置之水邊四面陳之有似於祭所謂獺
祭圓鋪是也圓鋪者水象也鴻雁來者自南而北也
卽小正所謂正月雁北鄉也案時訓小寒之日已言
雁北鄉此直云鴻雁來而其美自見且雁無定居有
似旅人故南北皆可以言來萌動謂草木之根漸有

生意大戴禮所謂百草權輿是也

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雁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

蔬不熟

補注魚潛於水猶盜賊伏於草莽獺能捕魚則魚避

之今不祭魚則魚得肆志矣故其占爲國多盜賊之

象鴻雁一歲自北而南復自南而北如旅人之奔走

今時當北鄉而猶不來故其占爲遠人不服之象草

木者果蔬之本也春不發揚安望秋實故其占爲果

蔬不熟之象

驚蟄之日

驚蟄虛木作雨水

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

爲鳩

月令正義引同

補注驚蟄之日二月節氣也謂之驚蟄者蟄蟲聞雷

而驚出也淮南天文訓雨水加十五日斗指甲則雷

驚蟄蓋前此有動有不動今則無不動矣故月令仲

春言蟄蟲咸動也桃也者棗桃也卽小正所謂梅杏

棗不棗桃則華也此不言梅杏者梅杏華或在前而桃則

必二月始華也倉庚者商庚也卽小正所謂有鳴倉

庚也鳴則蠶生故幽風味之以紀可蠶之候焉倉庚

一謂之鷲黃一謂之黃離一謂之楚雀一謂之搏黍
其謂之斲木者高誘注時則之譌也其謂之長股者
大戴釋小正之誤也鷹也者雕也鷲鳥也化爲鳩者
春氣盪鼓猛戾化爲慈柔卽小正所謂正月鷹則爲
鳩也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
變而之仁也蓋其質猶是而其性則變也閱其形則
鷹而格其性則鳩也故曰化也郎瑛曰仲春之時鷲
喙尙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饑如癡而化故曰鳩鳩

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口主

空園疑
是從字鷹不化

鳩寇戎數起

盧文弨曰御覽作桃始不華是謂否塞又云倉庫災倉庚不鳴卽下不從上衡案御覽所

引俱

誤

補注桃色紅其象爲火火有所附則不爲災今不始
華則陽氣無所洩故其發必猛烈而爲害易通卦驗
曰驚蟄大壯初九桃始華不華倉庫多火是其應也
故其占爲陽否陽火也否愆也倉庚性和不妒故當
春而鳴賡歌喜起之應也今不鳴則國家攜貳故其
占爲臣不從主之象鷹烏性鷙不仁之應也化爲鳩
則不仁者遠矣今不爲鳩其賊殺也必有應故其占

爲寇戎數起之象

春分之日元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

補注春分之日二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驚蟄加十五日斗指卯中繩故曰春分春秋繁露仲春之月陽

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

晝夜均而寒暑平元鳥者燕也燕乙鳥故謂之𪗇莊

子謂之鷓鴣乙以春分來是爲二月之候鳥卽小正

所謂來降燕乃睇也雷也者震氣也正月必雷雷不

必聞至二月始得聞之電也者激氣也二月雷不必

電然雷爲火電爲燄電則其雷之將發而先見者故
其色青而紫有電然後有雷蓋有電而不雷者未有
雷而不電者二月其氣微不甚著故人有見有不見
也謂之始者因雷而始之也

元鳥不至婦人不娠雷不發聲諸侯失民不始電君無威

震

盧文弨曰御覽作電若不
見國無威振振與震同

補注元鳥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字而字乳故古禮祀
于高禘以爲請子之候今其鳥不至則天失其施地
失其生而人受厥咎矣故其占爲婦人不娠之象雷

震百里大國侯伯之應今不發聲則無以號令而民將背畔矣故其占爲諸侯失民之象電也者雷之前驅也雷未至而電已奪其魄則其威可畏也今不始電非無電也無雷則亦無電也雷以電照民猶君以刑政治國刑政者君之威震也今因無雷而亦不始電則無以爲五常之鞭策矣故其占爲君無威震之

象

清明之日

盧本清明作穀雨

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鴛又五日

虹始見

補注清明之日三月節氣也謂之清明者天氣和煦
萬物鮮潤明潔也淮南天文訓春分加十五日斗指
乙則清明桐始華者卽小正所謂拂桐芭也桐有白
桐青桐油桐今始華者白桐也田鼠者鼯鼠也鼯鼠
也者擘鼠也非食禾之田鼠也食禾之田鼠爲碩鼠
化爲鴛之田鼠爲鼯鼯同名而異實也小正傳鴛鴦
也說文鴛牟母也爾雅作鴛母王昶素問注鴛鴦也
案鴛卽鴛故列子天瑞云田鼠之爲鴛也一說田鼠
卽田雞淮南齊俗訓夫蝦蟆爲鴛是也薛傳均曰鴛

說文作鴛儀禮注引莊子云蝦蟆所化衡案蝦蟆卽
蛙一統志湖北施南府蝦蟆池在恩施縣南一百二
十里池多蝦蟆春水方生輒跳躑出岍間前趾變爲
羽隨衆禽飛去土人常得之雀網中是其驗也蓋是
陽氣極旺故潛物化爲飛物也或以鴛爲田鼠所化
鴛爲蝦蟆所化分鴛與鴛爲二似可不必虹也者陰
陽交媾之象其物青紅二氣相抱一謂之蠕螭或曰
雄者謂之虹雌者謂之蜺其實一物也蓋雄勝雌則
陽盛而鮮明雌勝雄則陰盛而微闇矣

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駕國多貧殘虹不見婦人苞

亂盧文弼曰御覽作亂色衡案御覽誤亂平聲與寒殘叶

補注桐木挺生中虛而外直其得氣最易今不華是陽氣不至也故其占爲歲有大寒之象田鼠耗物而害於民者也化爲駕則變形易志而歸於善矣今乃不因氣候而化則鼠竊必衆故其占爲國多貧殘之象虹者淫氣也氣有所附則升而散今不始見則婦人應其事易通卦驗曰虹不時兒女謁亂公虹者陰陽交接之氣陽倡陰和之象今失節不見似人君心

在房內不脩外事廢禮失義夫人淫恣而不制故云
女謁亂公衡案易緯所云與時訓同故其占爲婦人
苞亂之象苞亂者謂包藏淫亂也

穀雨之日

盧本穀雨
作清明

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

戴勝降于桑

戴勝降于桑

補注穀雨之日三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清明加十
五日斗指辰則穀雨謂之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也
今以清明前十日得雨謂之桃花雨以清明後十日
得雨謂之喇叭雨蓋有雨則歲豐無雨則歲歉故謂

之穀雨也萍也者萃也無根之物生與水平故名萃也一謂之水藻鳴鳩者鶻鳩也一曰鷓鳩左傳謂之祝鳩祝鳩應春而鳴故亦謂之鳴鳩離騷謂之雄鳩莊子謂之鷲鳩呂氏季春紀注謂鳴鳩是斑鳩誤鳴鳩春來冬去而斑鳩則四時有之者也鳴也者言如相命也拂也者搏也鳩感陽氣而搏羽故曰拂其羽戴勝鷓鳩也亦謂之鷓鴣蠶事之候鳥也鳥似山鵲而尾短色青毛冠俱有文飾若戴花勝故謂之戴勝呂氏季春紀作戴任淮南時則作戴鷲任卽鷲鷲卽

勝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亦儻也禽經曰戴
勝布穀案布穀催耕以興男事戴勝催織以興女功
非一鳥也其謂之降者若自天而來重之也鳥于是
立其時恒在桑故曰降于桑

萍不生陰氣憤盈

憤盈釋史作憤生

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

勝不降于桑政教不平

平舊作中今從御覽卷三十改盈兵平叶

補注萍者浮蕩之物最易生者也微陽蒸煦便盈溝
壑今乃爲寒氣逼而不生故其占爲陰氣憤盈之象
羽者舞人所執羽舞所以息兵也國治兵則羽舞而

鳩亦應乎上今不拂羽無以動物也故其占爲國不
治兵之象戴勝頭戴花勝黼黻太平之象降于桑以
興蠶也國家無事政教和平婦人得以務其織維今
戴勝不降是桑者少而上無以勸也故其占爲政教
不平之象

立夏之日螻蝻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

補注立夏之日四月節氣也淮南天文訓穀雨加十
五日斗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
立夏孝經緯云斗指東南維立夏物至此時皆假大

也螻蝮一名蛙色青而長股今所謂水雞本草所謂
土鴨爾雅所謂耿黽也單呼謂之蝮雙呼謂之螻蝮
其實一也夏小正四月鳴蟻蟻與蝮同高誘時則注
乃謂螻是螻蛄蝮是蝦蟆誤矣蔡中郎分爲二物亦
誤高注呂氏孟夏紀螻蝮蝦蟆也與康成月令注螻
蝮蛙也同其說可據卽瑛乃謂螻蝮是土狗卽小正
之穀案穀是天螻乃三月應候之物非四月也蚯蚓
者却行之物無心之蟲土精也其爲物引而後伸故
謂之蚯蚓爾雅螻蝮螻蝮螻蝮郭注卽蜃蝮也王瓜一名

土瓜爾雅之鉤葵姑也月令鄭注王瓜草挈也夏小
正四月王賁秀幽風箋疑卽是萋草案王賁王瓜一
物也蓋以草言之則其時已秀故小正四月言王賁
秀幽風四月言秀萋以瓜言之則其時乃生故時訓
月令淮南俱言王瓜生也

螻蝻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雙奪后命

命字舊缺今據御覽補御覽雙

作王瓜不生困于百姓

御覽困作害

補注螻蝻屬土土氣王則鳴今不鳴則土不勝水故
其占爲水潦淫漫之象蚓亦土屬其爲物能屈小人

女子之態今不出是潛藏于內欲有所謀也故其占
爲嬖奪后命之象王瓜民食也今不生則微令繁而
民荒於圃故其占爲困于百姓之象李兆洛曰蚯蚓
純土不出者土氣否也地爲后象故嬖奪后命瓜陰
類微者故困于百姓

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

菜之甘

補注小滿之日四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立夏加十
五日斗指巳則小滿謂之小滿者言物長於此小得
滿盈也苦菜一名荼陶宏景疑以爲茗者非也通卦

驗曰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
食但苦耳邵晉涵曰夏小正正月取茶是孟春已取
茶矣衡案小正正月是采芸非采茶也取茶在王荇
秀之後亦四月也靡草薺葶藶之屬薺也者菜之甘
者也以冬美以夏死葶藶者草也亦謂之丁藶亦謂
之狗薺三月開花結子至夏則枯死案二物皆草之
靡細者故曰靡草淮南天文訓陰生於午故五月爲
小刑薺麥葶藶枯冬生草木必死是也小暑者氣將
鬱而未甚也

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

陰慝

盧文弨曰御覽賢作仁不死作未死慝作匿

補注賢人守節在下如荼之苦今不秀是無發榮之日故其占爲賢人潛伏之象靡草蔓延于地盜賊潛伏之應今不死是不能翦除也故其占爲國縱盜賊之象暑者陽氣外發之應今其氣不至則陽不勝陰故曰是謂陰慝

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鴟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

補注芒種之日五月節氣也謂之芒種者言有芒之

穀至是可斂可種也淮南天文訓小滿十五日斗指丙則芒種螳螂蟪蛄也一謂之齧疣一謂之天馬一謂之巨斧爾雅謂之不過鴟也者伯勞也狀類鷓鴣而大亦謂之百鷓亦謂之搏勞亦謂之百趙通雅曰鴟卽今之苦吻鳥四月鳴苦苦又名姑惡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之動其音鴟鴟故以其音名也反舌百舌也形小于鷓鴣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高誘淮南注五月陽氣極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禮正義引蔡邕曰

反舌蟲名也今謂之蝦蟆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
嚮內故謂之反舌其說不足據

螻蛄不生是謂陰息鳴不始鳴令姦壅偏

詩傳名物集覽引作蟪令壅偏

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補注螻蛄感陰氣而生故其物能殺蟲今不生則是

陽極而陰不出也故曰是謂陰息鳴性殘賊亦陰氣

所感今不始鳴則陰險潛蓄故其占爲令姦壅偏之

象反舌能學百鳥詩所謂巧言如簧者佞道也今有

聲則不應候矣故其占爲佞人在側之象

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蝸始鳴又五日半夏生

補注夏至之日五月中氣也禮所謂日長至也日行南陸臨于東井是謂夏至淮南天文訓芒種加十五日斗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鹿形小山獸也以陽爲體以陰爲末角末也故應陰而隕蝸也者蟬也一謂之匭一謂之蟾一謂之蜈蚣一謂之蜩蝻四月鳴者謂之札五月鳴者謂之蝻六月鳴者謂之蝸半夏草也其生也當夏之半故名易通卦驗謂大暑雨濕半夏生者誤也大暑則季夏非半

夏矣

鹿角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

補注鹿角善觸有似兵刃今不解則戰鬪之應也故其占爲兵革不息之象蟬居高而吟言官之應故當鳴而鳴則貴臣有以懼矣今不鳴是言路不通有所壅于上也故其占爲貴臣放逸之象易通卦驗曰鹿者獸中陰也貴臣之象鹿應陰解角夏至太陽始屈陰氣始升陰陽相間君臣之象也今失節不解臣不

承君之象故爲貴臣作姦也此其說非也案貴臣作姦卽貴臣放逸在周書爲蜩不鳴之應而鹿角自象兵革與此無與也通卦驗又曰姤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蟬應期鳴舌語之象今失節不鳴則失時多妖言此蓋以大雪候鳴鳥猶鳴國有訛言誤爲此候應矣詩傳名物集覽云蜩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災此又似半夏不生民多厲疾之訛半夏氣味辛平感一陰始生今不生則夏有伏陰而氣必鬱故其占爲民多厲疾之象

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

補注小暑之日六月節氣也淮南天文訓夏至加十

五日斗指丁則小暑謂之小暑者此時暑熱之氣猶未盛對大暑而言也呂氏春秋謂夏之德在暑故以

暑爲驗也溫風薰風也月令作溫風始至與時訓同

呂氏季夏紀淮南時則訓並作涼風始至高誘曰夏

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案小暑十五

日乃大暑大暑十五日乃立秋不得取三十日後之

涼風以爲小暑之驗也蟋蟀者蝥也一謂之瑟鹽亦

謂之蜻蛉亦謂之趨織似蝗而小生于牆壁之下故
曰居辟辟與壁同鷹乃學習者前此鷹性慈柔至此
始順殺氣習肄搏擊小正所謂六月鷹始擊也

溫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辟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

備戒盜

盧文弨曰竊覽作溫風不至卽時無緩蟋蟀不居
壁卽恒急之暴鷹不學習卽寇去不備衛案御覽

所引
俱誤

補注溫風陽氣所結陽爲德爲生今不至則刑政之
酷而陰氣愁慘也故其占爲國無寬教之象蟋蟀居
壁猶民得所依今不居壁則無所容也故其占爲暴

急之象通卦驗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趨
婦女織績女工之象今失節不居壁女工不成有淫
佚之行因夜爲姦故爲門戶夜開門戶人之所由出
入今夜不閉明非也此又一解也鷹逐鳥雀比司寇
之擊奸司馬之討賊今不學習則軍容慢矣故其占
爲不備戎盜之象

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
行

補注大暑之日六月中氣也謂之大暑者比小暑爲

盛也腐草朽敗之草螢一名卽照一名景天呂氏作
螢蚘淮南作蚘案螢與蚘俱生于腐草并是季夏節
大暑候之驗故或以爲螢或以爲蚘記者各有所授不必
同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者內經曰中央生濕濕生
土土生甘甘在天爲濕在地爲土管子四時曰中央
爲歲德掌和和爲兩春秋繁露五行之義曰土居中
央謂之天潤白虎通曰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
之爲言吐也此皆季夏土之驗也

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

時行國無恩澤

盧文弨曰御覽作土潤不溽暑卽無慮之時大雨不時行卽恩不及下凡句皆有卽

字衝案御覽

又孟郊詩水風散其之風氣皆天也

補注腐草朽落之物化而爲螢則天地之生氣所憑

今不化則終於朽壞矣故其占爲穀實鮮落之象鮮

解也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呂氏春秋作解

落鮮卽解也落如落實取材之落季夏土潤因溽暑

所致今不溽暑則刑罰過峻是當煥而不煥也故其

占爲物不應爵之象雨者天之發施猶國之恩澤也

今萬物皆待命而大雨不降是惠不及衆也故其占

爲國無恩澤之象

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

補注立秋之日七月節氣也淮南天文訓大暑加十

五日斗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

立秋孝經緯大暑十五日斗指坤爲立秋秋者擊也

物于此而擊斂也涼風者氣轉而將肅也陸佃曰西

風謂之涼風淮南天文訓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

高誘呂氏孟秋注涼風坤卦之風露者天地滋潤之

氣至是應金行之象而白也降下也寒蟬者寒蜩也

似蟬而小其色青一謂之蜉蝣一謂之蟪蛄卽小正
所謂寒蟬鳴是也又謂之寒蟪蟪卽瘖蓋此蟲不鳴
於夏故謂之瘖蟪又謂之啞蟬鳴則天涼故謂之寒
蟬也郎瑛曰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
俗稱都了是也衡案虞雅謂之蛸蟪

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疾病

欬病舊作疾病
盧本作邪病今

從藝文類聚
御覽作欬

寒風不鳴人皆力爭

補注涼風者金行之應金主刑殺嚴政也今不至則

上慢而下縱矣故其占爲國無嚴政之象露者陰陽

之和也季夏暑熱煩悶得秋氣之清潤則暑鬱解而
民氣和故無病今白露不降故暑變而旱亢陽爲患
使天地清潤之氣不行則于五行爲金者于人主肺
肺色白而屬金喜潤而惡燥又主氣今乃無以助其
滋養之性則氣燥而逆故其占爲民多疾病之象寒
蟬飲而不食應時而動如守令之清而治化行也今
不鳴則賢者尸位而民氣不靖矣故其占爲人多力
爭之象

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

補注處暑之日七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立秋加十
五日斗指申則處暑謂之處暑者暑氣將退而伏處
也鷹乃祭鳥者是月鷹鷂殺鳥于大澤之中四面陳
之有似于祭也天地始肅者謂始收斂閉藏也禾乃
登者登升也

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口農不登穀暖氣

爲凶

凶盧本從舊作災
今依御覽與功叶

補注鷹捕鳥雀如師旅捕寇盜今不祭鳥則威無所
用也故其占爲師旅無功之象七月之氣於卦爲否

天地有交傲之意故始肅今不肅則上下玩而君臣
應之矣穀者民之命也木得秋金而成其時必有清
涼之氣助之今農不登穀則火尅金而木亦受其害
矣故其占爲暖氣爲凶之象

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

黃叔琳曰

周月令作君鳥養羞螿稟陽有君象故謂之君鳥逸周書
君鳥不養羞下臣驕慢蓋養之而後食之食之不盡食
之是君道也自今月令訛爲羣鳥而說者紛紛矣衡案此
說黑白顛倒之至以螢火比君象不倫以不盡食爲君道
太褻乃不曰羣鳥訛爲君鳥而曰君鳥訛
爲羣鳥不知黃氏所據是何本逸周書也

補注白露之日八月節氣也謂之白露者前此立秋

始降今則露凝而白也淮南天文訓處暑加十五日
斗指庚則白露降鴻雁來者自北而南以就煖也元
鳥歸者燕以春分來秋分去去者蟄也謂蟄於山林
隱僻之地故高誘曰歸謂歸于蟄所也夏小正謂九

月遯鴻雁元鳥蟄者舉其晚者而言也羣鳥養羞者
羞謂所食若食之有珍羞也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

鳥丹鳥當是有翅之蟲不必定指蚊蚋蓋蟲之小者
爲丹鳥猶人之初生爲赤子也白鳥當是百鳥脫去

上畫而爲白鳥也百鳥卽月令所謂羣鳥也

金樓子
謂白鳥

是蚊引齊桓
七事不足據
蓋此時羣鳥以丹鳥爲珍羞而不盡食

以後此蟲將蟄戶而不可多得也其曰丹鳥羞百鳥者言丹鳥爲白鳥之羞倒文也與時訓月令之言養羞一也呂氏仲秋紀注謂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以禦寒似不足據

鴻雁不來遠人背畔元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養羞下
臣驕慢

補注鴻雁者遠人之應也今不至則所以柔之者無道耳故其占爲遠人背畔之象元鳥巢人屋宇經秋

而蟄得安止之義今不歸則漂泊無定故其占爲室
家離散之象羣鳥者臣下之應也有備無患似臣下
之小心謹慎今不養羞則恃寵而玩事矣故其占爲

臣下驕慢之象

秋分之日雷始收聲

北堂書鈔雷部注引始作乃又秋部引作始與今本同藝文類聚引作雷

乃始

又五日蟄蟲培戶

培戶御覽引作閉戶桂未谷札樸云月令蟄蟲坯戶周書時訓作附

附卽培衛案

又五日水始涸

今本作培

補注秋分之日八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白露加十

五日斗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孝經緯白露後十五日

斗柄指酉爲秋分陰生於午極于亥故酉其中分也
雷者陽氣所發也八月陽氣漸衰故收聲漢五行志
曰于易雷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也培
戶益戶也謂以土增益其穴之四畔使通明處稍小
之也水自八月中氣以後潮勢就衰雨澤漸少溝澮
無復盈滿之象故始涸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見而水涸則自此以後也蓋九月事也一則始涸一
則盡涸也

雷不始收聲諸侯淫汰

汰舊作佚藝文類聚亦作佚今從御覽作汰

蟄蟲不培

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

盧文弨曰御覽別見一段云雷乃收聲不收聲

卽人民不安又云諸侯驕逸蟄蟲不始涸卽人多疾病又云介

寧又云人靡有賴水始涸水不始涸卽人多疾病又云介

蟲爲害惠云此當是古本

衡案御覽別見一段俱誤

補注雷震百里大國諸侯之象雷應天地之凝肅而

收聲猶諸侯服天王之政教而寧輯也今不收聲則

號令不肅矣故其占爲諸侯淫汰之象蟄蟲培戶猶

民之綢繆牖戶也今不培戶則不安厥居而寒莫能

禦故其占爲民靡有賴之象水者介蟲之窟宅也今

不始涸則龍躡之屬得有所憑藉以肆其毒故其占

爲甲蟲爲害之象

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

補注寒露之日九月節氣也淮南天文訓秋分加十五日斗指辛則寒露三禮義宗曰寒露者九月之時露氣轉寒故謂之寒露也賓也者客也鴻雁一歲南北遷徙無定其孕育乳孳俱於北方是北方乃其巢宇之所而南方乃其作客之鄉故曰來賓賓之爲言賓旅也或曰賓與濱通詩率土之濱王莽傳作率土

之賓此鴻雁來賓蓋謂自北而南來居于彭蠡之濱
禹貢所謂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是也亦通高誘呂氏
淮南二注俱以賓字連下爵字成文因謂賓爵者老
爵也棲宿人堂字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此其
說非也易通卦驗曰立冬不周風至始冰薺麥生賓
爵入水爲蛤鄭注賓爵入水爲蛤亦物應時之變候
衡案通卦驗所云之賓爵此賓字尤當通作濱蓋謂
沙灘海岸之傍其地所產之鳥雀性情與水相近且
多水族所化故當陰極之時又復轉而爲蛤也其有

以賓鳥爲鴻雁者魏摯筮賦之賓鳥鼓翼謝眺郊廟
歌之榆關命賓鳥是也有以賓爵爲水濱之鳥者張
叔皮論之賓爵下革陶注本草之賓爵化爲蛤是也
二事須分別看大水者海也爵化爲蛤者飛物化爲
潛物陽氣伏而在下也卽小正所謂爵入于海爲蛤
也蛤蛤蠣海蛤魁蛤之類菊一名治蔞夏小正所謂
九月榮鞠也

鴻雁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黃華土
不稼穡

補注鴻雁至秋而就煖南方如小民之知依而懷樂
土也今不來是不相歸附也故其占爲小民不服之
象爵入大水時之應也今不入則物失其性矣故曰
失時之極續古今注云九月雀不入水則多淫佚此
蓋誤以立冬雉不入水之占混于九月矣菊者牝菊
也當榮而榮樹麥之候也且其色正黃應在農事今
不花知來歲之力田惟草其宅也故其占爲土不稼

穡之象

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

備御覽
作附

補注霜降之日九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寒露加十
五日斗指戌則霜降國語駟見而隕霜注謂建戌之
中霜始降考異郵曰霜之爲言亡也豺乃祭獸者是
貝豺殺諸獸四面陳之有似乎祭小正在十月者舉
其晚也草木黃落者九月金盛尅木故先黃而後落
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解注木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
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螽蟴咸俯俯也者伏
也謂以身附土就地陽而不出也呂氏季秋紀所謂

螿蟲咸俯在穴皆瑾其戶也

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螿蟲不咸俯
民多流亡

補注豺殺諸獸如徒役之捕盜今不祭獸是不用力
也故其占爲爪牙不良之象九月陽氣淺微故草木
盡凋今不黃落則過時而陽不斂也故曰是爲愆陽
螿蟲畏寒在穴如小民之塞向瑾戶今不咸俯則無
以安其身故其占爲民多流亡之象

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

補注立冬之日十月節氣也淮南天文訓霜降加十
五日斗指躔通之維則立冬孝經緯霜降後斗指西
北維立冬水始冰者陰極於亥故凝結也地始凍者
寒氣由外達內無不閉塞也雉比雀爲大故化爲蜃
蜃亦比蛤爲大也大水淮海之屬小正傳謂蜃爲蒲
盧則大蛤也月令鄭注大蛤曰蜃呂氏淮南注竝云
蜃蛤也或曰蜃蓋蛟虜

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

上咎字
疑誤

雉不入大

水國多淫婦

盧文弨曰御覽又載一段云立冬十月節水
始冰若不冰卽陰之有負地始凍若不凍卽

災咎之徵野雞化爲屨若不爲屨卽時多淫婦案此惠氏所疑爲古本者也然避民字雉字當出唐人所更定衛案御覽別出一段俱係訛誤

補注水得陰氣而凝今不冰則陰不能聚也故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豫恒煥若也故其占爲咎徵雉喜淫常與蛇交化爲屨則沈伏於下今不入水則陽動而不能禁其欲故其占爲國多淫婦之象

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

補注小雪之日十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立冬加十

五日斗指亥則小雪三禮義宗十月小雪爲中氣氣
敘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謂之小雪者未盛
之辭對十一月而言也虹者陰陽相接而成今氣不
交故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非復前此絀組
化生而暫爲凝聚以待來歲之發洩也閉塞而成冬
亦指天地之氣言呂氏孟冬紀注謂天地閉冰霜凜
烈成冬呂氏音律篇亦云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
爲冬是也鄭康成謂門戶可閉閉之窗牖可塞塞之

誤

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

補注虹爲天地之淫氣當藏而藏婦德之應也今不藏則雌雄逐逐而事必有驗矣故其占爲婦不專一之象天尊地卑君臣之應也今乃天不上騰則于事爲逼下地不下降則于事爲凌上故其占爲君臣相嫉之象冬者四時之終也坤道也易所謂無成而代有終也今乃不閉塞則于至靜之德不協故其占爲母后淫佚之象

大雪之日鳴鳥不鳴

釋史引作
鷓鳥鳴誤

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

挺生

補注大雪之日十一月節氣也淮南天文訓小雪加

十五日斗指壬則大雪謂之大雪者此時寒氣極盛

雨雪比前月爲大也鳴鳥求旦之鳥詩所謂鴉鳴

淮南

時則禮坊記所謂盍旦也廣志作侃旦方言作鴉旦

通卦驗作曷旦詩注作渴旦說文鳥部鳴渴旦也高

誘呂氏注鴉鳴山鳥陽物也是月陰勝故不鳴也淮

南注同唐書及宋金史俱作鴉鳥誤案鴉鳥則又一

物虎始交者虎乃陽中之陰故交于冬至一陽將發
之前高誘淮南時則訓注交讀將校之校衡案始交
當訓爲交合之義所謂虎不再交是也其字當讀如
郊荔挺鄭注月令曰馬龔也顏氏家訓引蔡邕月令
章句荔似挺高誘呂氏注荔草挺出之說以月令注
爲誤衡案下文荔挺不生與易通卦驗荔挺不出皆
以荔挺二字連名鄭注似不可議

鳴鳥猶鳴

御覽作鳴鳥釋史引
作鳴鳥不鳴俱誤

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

不和荔挺不生

不生御覽
作不出

卿士專權

補注鳴以陽鳥而鳴於陰極之時則口舌爲祟之應也故其占爲國有訛言之象虎者將帥之應也今不交則貔貅必有不相能者故其占爲將帥不和之象荔挺生而正直如臺端得人有正色立朝之槩今不生則朝列無所懼故其占爲卿士專權之象易通卦驗謂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此又一說也

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

補注冬至之日十一月中氣也蚯蚓結者高誘呂氏注結紆也麋角解者麋是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也水泉動者泉浚于地陽氣聚于內故稟微陽而動
動謂氣始達也

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
承陽

補注蚯蚓蠕動之物今陽氣已達黃泉而猶挺然若
死則是一陽未生而號令不伸于至近也故其占爲
君政不行之象麋角象刃亦如鹿角俱兵甲之應今
不解是耀武也故其占爲兵甲不藏之象水泉乘陰
而凝乘陽而達今不動則嫌于無陽矣故其占爲陰

不承陽之象

小寒之日雁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

雊音豆

補注小寒之日十二月節氣也謂之小寒者對大寒而言也管子四時曰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呂氏春秋曰冬之德寒故以小寒大寒爲冬日之驗也淮南天文訓冬至加十五日斗指癸則小寒雁北向者自南而北此據早者而言也晚者正月二月乃北鄉故時訓於雨水又言鴻雁來始巢淮南作加巢高誘曰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詩維鵲有巢箋鵲之作巢冬至

加功至春乃成故曰始巢雉始雊雊謂鼓其翼也小

正正月雉震响而此在十二月者一言其震响乃大

鳴之候一言其始雊乃微鼓其音也

雁不北向民不懷主

藝文類聚引作懷生御覽釋史作懷土格致鏡原引作懷至俱誤

不始巢國不安寧

盧從舊本闕安字今據藝文類聚補雉不始雊國乃大水

盧本從舊闕乃字今據藝文類聚補安寧當作安字方與主水二字叶盧文弼曰御覽載小寒十二月節雁北鄉雁不北鄉卽臣不懷忠鵲始巢鵲不巢卽邊方不寧又曰一國不寧野雞始雊野雞不雊卽國乃大水衡案所引俱誤

補注雁北向北闕也是小民拱戴王室之應今時

已轉陽而猶戀煥于南故其占爲民不懷主之象鵲

巢所以安處小之應閭閻之得所大之應城邑之奠
安今不始巢則旅無所容矣故其占爲國不安寧之
象通卦驗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干未
風之象大寒之日鵲始巢今失節不巢癸氣不通故
言春不東風也案此以鵲始巢爲大寒候而其占爲
春不東風之應則又一解也雉陰類好與蛇交應北
方元武之精惟震雉而上與雷應故水氣散而不爲
害今乃不始雉則陰氣聚而無以鼓盪之故其占爲
國乃大水之象大水者來年之應也

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鷺鳥厲疾

盧文弨曰宋本無疾字案下云鷺鳥不厲

則上句本無疾字宋本是也

又五日水澤腹堅

補注大寒之日十二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小寒加十五日斗指丑則大寒謂之大寒者寒至此無復加也易稽覽圖所謂冬至後三十日極寒是也白虎通

曰冬至陽始起反大寒何也陽氣推而上故大寒雞始乳者謂當生育之時卽小正雞桴粥也小正以爲正月通卦驗以爲孟春候舉其晚者而言也鷺鳥題肩也亦謂之擊征厲疾猛迅也水澤腹堅腹內也

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鷺鳥不厲國不除姦

姦各本俱作兵今從御覽改

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御覽作言無所從

補注雞乳所求在得子今不始乳則牝雞之逐逐惟雄是戀矣故其占爲淫女亂男之象鷺鳥厲疾則雀角之屬皆遠避今不厲疾無所用力雖禍在肘腋而不能制也故其占爲國不除姦之象澤也者兌也兌爲口象言語今不復堅則言皆虛僞矣故其占爲言乃不從之象

月令解第五十三

七

盧文弨曰案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月令篇名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俱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戴禮夏小正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

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又
案隋書牛宏傳云今明堂月令者鄭康成云是呂不
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
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案宏
以今禮記中之月令卽是在周書內者故云卽此與
蔡邕說相符合邕以淮南時則在第四篇今却在第
五篇其文與呂氏微異邕作月令問答所云云者皆
在呂氏不在淮南旣蔡邕牛宏有斯二證故今卽依
呂氏十二紀首鈔出以補此闕衡案月令全文已載

在呂氏又載小戴篇中似不必再取以補周書而且
出自呂氏其中有無潤色損益不可知恐未必卽周
書月令之舊故仍從舊闕而其引見于他書者另附
于後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
柞櫜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論語鑽燧改火馬氏註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
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
柞櫜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取各異木故

曰改火也正義曰周書孔子所刪百篇之餘也晉太
康中得之汲冢其辭今亡衡案御覽二十二引周書
夏取棗杏之火九百五十八引周書季夏取桑柘之
林火則春秋冬當亦引周書爲是而乃于春取榆柳之
春火則引易京房占見卷十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
檀之火則竝引鄒子見卷二十四二十六又九百五
十四槐部引周禮司烜氏掌取槐檀之火九百五十
四桑部引鄒子季夏取桑柘之火九百六十五棗部
引鄒子夏取棗杏之火豈非自亂其例乎又其甚者

九百五十六榆部既引秋官司烜氏春取榆柳之火

又引鄒子之說于後此與卷二十二引鄒子周書同

其重複雜出無序甚矣案鄒子四時改火見周禮司

燿疏鄭司農引蓋其源出于周書故御覽或以爲周

書或以爲周禮或以爲鄒子其實一也改火之法呂

氏十二紀首不載而春三月其燧火其讀該夏三月備之該

秋三月柘燧火冬三月松燧火則見於淮南時則然

四時而三改火則秋用柘必誤蓋傳者失之管子幼官云五

和時節以保獸之火爨八舉時節以羽獸之火爨七舉時節以毛獸之火爨九和時節以介蟲之火爨六

行時節以麟獸之火爨其於改火之說又別未知出於周月令否也

夏食鬱秋食榘梨橘柚冬食菱藕

御覽九百七十三引周書夏食鬱秋食橘柚又九百七十五引周書冬食菱藕初學記橘部引周書秋食榘梨橘柚据藝文類聚菓部引月令食橘柚則初學記御覽所引周書皆月令解中文也藝文類聚菓部引周官曰冬食菱藕棗栗杼實案周官當是周書之

誤

逸周書卷十三終